

希特勒 在南德上薩爾茲柏格的 秘密總部

歷史系兼任教授 王琪



克爾斯坦屋（Kehlsteinhaus）

一、柏格山莊

上薩爾茲柏格（Obersalzberg）位於南德巴伐利亞邦（Bayern）東南部的貝希特斯佳登縣（Berchtesgaden），是一個被阿爾卑斯山環抱，風景優美的山區。貝希特斯佳登縣同時緊鄰奧地利，而上薩爾茲柏格離莫札特的故鄉薩爾茲堡（Salzburg）僅20公里，離巴伐利亞的首府慕尼黑也才120公里，是一個自十九世紀以來就以其明媚的風光而成為文人雅士及貴客流連的地方。音樂家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舒曼之妻克拉娜·舒曼（Clara Schumann）、巴伐利亞攝政王路易波（Prinzregent Luitpold）以及普魯士的王儲與公主等都曾來此一遊。

自1923年起希特勒（在他發動啤酒館政變之前）也常以上薩爾茲柏格這個美麗的阿爾

卑斯山山區做為渡假及工作的地方。1925他在此完成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的第二部，而之前於獄中所寫的第一部則自1925年上市以來已成為威瑪共和時代的暢銷書。有了這些稿費，希特勒自1928年起便以每月一百馬克的租金租下了一棟稱之為瓦亨費爾德（Haus Wachenfeld）的房子，並在此完成了《我的奮鬥》的續篇《希特勒的第二本書》（Hitlers Zweites Buch）。

1933年他更以《我的奮鬥》一書賺得的稿費買下了瓦亨費爾德，並在幾經改造之後於1936年改名為柏格山莊（Berghof）。從此不斷有大量的擁護者湧入上薩爾茲柏格，希望能就近一睹領袖丰采。當地的居民可能因不勝其擾而揶揄那些擁護者是來「朝聖」的。

擁有柏格山莊是希特勒很得意的事，他

於1938年曾對英國《家園雜誌》（Homes and Gardens Magazine）的記者說：「這是我的地方，是我靠自己工作賺得的金錢所購置」。由於希特勒很在意這棟房子，再加上他本人對於建築的特殊嗜好，因此他不斷地從事設計與繪圖，並請義大利建築師德崗諾（Alois Degano）擔任瓦亨費爾德的改建工程。到1936年，那原來的山間小屋已被改建成一棟擁有30個房間的兩層樓氣派建築。而柏格山莊最被人稱道的是那間後來用以接待外交



官及貴賓的會議大廳，除了有他本人特選的珍貴名畫及雙面掛毯以及掛毯後面隱藏的電影銀幕及高級音響之外，還有一面4×8公尺面山的環景落地窗，窗戶的玻璃還可以電動升降，以便天氣好時能將玻璃降下，直接眺望那環阿爾卑斯山的美麗風光。

戰前，希特勒已常在此接待外賓，戰爭期間柏格山莊更成為他停留時間最長的地方。他在柏格山莊所接見過的外賓包括1936年來訪的前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當時是以資深國會議員的身份受英國政府授權來與希特勒談他的外交政策；1936年底，甫遜位的英王愛德華八世（Edward VIII）與其妻辛普森夫人（Wallis Simpson）亦以溫莎公爵及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Windsor）的名義到柏格山莊拜會希特勒；其他名人還有義大利外長，同時也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伯爵（Graf Galeazzo Ciano）（此人於1930年代曾擔任義大

利駐上海總領事），另外還接見了印度伊斯蘭教伊斯瑪儀派（Ismaili）的領袖阿迦汗（Aga Khan）及南斯拉夫攝政王保羅（Prinzregent Paul von Jugoslawien）；到了1938至1939年之交，柏

格山莊更成為對歐洲近現代歷史發展具重大影響的外交場域。

1938年希特勒於慕尼黑會議（Münchener Konferenz）召開前夕在此接待當時正為捷克蘇臺德問題而忙於斡旋的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同年希特勒又在併吞奧地利

前夕在此接見了奧國總理舒斯尼克（Kurt von Schuschnigg）；此外，1939年1月希特勒還在柏格山莊對來訪的波蘭外長貝克（Józef Beck）高談闊論他對波蘭未來在中歐地位的構想，然而同年九月德國就對波蘭開戰，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戰爆發後，希特勒於1941年曾在此接見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甚至在攻俄前夕還邀請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及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Oberkommando des Heeres）之高層將領到柏格山莊開會，討論攻俄事宜。

除柏格山莊之外，自1937年起，希特勒又在離柏格山莊幾公里遠的主教草園（Bischofswiesen）興建了他的辦公處，這個位於主教草園的辦公處甚至被稱為小總理府（Kleine Reichskanzlei）。在上薩爾茲柏格不斷地擴大、興建的結果，整個地區最後成了第三帝國時代首都柏林之外的第二個政府所在地，



1. 柏格山莊 2. 柏格山莊大廳 3. 瓦亨費爾德屋（Haus Wachenfeld） 4. 希特勒攝於瓦亨費爾德屋（1936）

5. 溫莎公爵與辛普森夫人 6. 英相張伯倫訪希特勒

更是納粹政權的權力核心之所在。除了該有的基礎建設之外，離貝希特斯佳登不遠的福來拉興（Freilassing）還建了機場，以方便希特勒往來於柏林及上薩爾茲柏格。每當希特勒回到柏格山莊時便在小總理府上班，並在此頒布了許多法律，也接待過不少政界訪客。

二、領袖禁區及權力核心的建構

既然柏格山莊一帶逐漸發展成為納粹黨的權力核心，當然不會只有希特勒個人的別墅興建於此。在柏格山莊完成之初，希特勒似乎對那些大量來向他「朝聖」的群眾還很有興趣，也很享受那種被崇拜的氛圍，但是時間久了之後，他漸漸對那些不請自來的大量人潮感到厭煩，同時在安全上也有所顧慮，因此柏格山莊必須加強規畫。而納粹黨自掌權之後，從1934年起便開始在上薩爾茲柏格買地，或收購當地的房地產，最後納粹黨在該地擁有約七平方公里專屬於自己的土地，從貝希特斯佳登的山

谷一直延伸到克爾斯坦（Kehlstein）山峰。在這塊土地上，除了安全系統外，親近希特勒的幾位納粹高層人士也興建了自己的私人宅第及防空系統（Bunkersystem），最後更將整個區域提升成為「領袖禁區」（Führersperrgebiet）。直到戰爭結束，除了黨安排的團體如「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Jugend）或「德國女青年團」（Bund Deutscher Mädel）等團體之外，這個禁區不再准許一般民眾進入。

在領袖禁區內，除了希特勒的柏格山莊之外，山莊周圍還有希特勒最親近的納粹黨高層領導人興建的宅第，如希特勒的私人秘書兼黨務中心領導人馬丁·波爾曼（Martin Bormann）、空軍總司令兼四年計畫主持人戈林（Hermann Goering）以及希特勒最賞識的建築師施佩爾（Albert Speer）等人。此外尚有護衛隊（黑衫軍）軍營（SS-Kaserne）、帝國安全局（Reichssicherheitsdienst）、招待所（Gästehaus）、田莊及種植用的溫室（Gutshof

und Gewächshaus) 以及龐大的地下防空系統 (unterirdische Bunkeranlage)。或許因為希特勒是素食主義者，所以還特別闢有田莊及溫室來提供希特勒每日在食材上的需要。

在領袖禁區內還有一棟建於海拔1834公尺高的克爾斯坦山脊上的貴賓招待所，稱為克爾斯坦屋 (Kehlsteinhaus)。這座預備用來接待外賓的招待所是由波爾曼精心策畫，於1937年開始建造，至1938年夏天完成，並準備於次年4月20日做為納粹黨送給領袖希特勒50歲生日的禮物。這座建在山脊上，工程極為艱鉅的克爾斯坦屋必須克服許多大自然的困難，譬如從上薩爾茲柏格到克爾斯坦山頂約6.5公里長的山路，完全得由人工開鑿，路寬僅有4公尺。整個工程在到達克爾斯坦屋前的1700公尺處，



以鷹巢聞名的克爾斯坦屋

除了闢有一塊廣場之外還挖掘了一條124公尺長，3公尺高的隧道，通過這個花崗岩層的隧道後，即可銜接一座建在花崗岩山裡的電梯，該電梯可於41秒內將乘客直接送達位於山頂的克爾斯坦屋的大廳入口處。據說為了在那座由花崗岩構成的山裡挖掘一條124公尺長的通道以裝置電梯，共犧牲了十二條人命。由於興建工程的艱困，再加上克爾斯坦屋的裝潢以及屋外還配有陽臺式的迴廊可以眺望阿爾卑斯山的美景，整個工程共耗時13個月，花費高達三千萬帝國馬克，相當於今日約一億兩千萬歐元。不過這項工程的完成在工程界被稱為是技術上傑出的成就。

然而波爾曼的費心卻未得到希特勒的青睞，他很少到克爾斯坦屋，大約只去過幾次，一方面因為路途耗時不便，同時希特勒對於去該處的路程也感到很不安全，曾批評那座蓋在山脊上的房子如果遇上聯軍突如其來的空襲將毫無防備。不過在希特勒很少停留在克爾斯坦屋的紀錄中，他倒是於1938年在該屋接待過當時的法國駐德大使法蘭索瓦·龐瑟 (André François-Poncet)。而克爾斯坦屋這個德文名字據說當時被一位法國外交官戲稱為「鷹巢」



7



8

7. 克爾斯坦屋隧道路口©Bernd Haynold

8. 地下防空系統一景

（Eagle's Nest），結果鷹巢這個名字到了二次大戰之後竟普遍為英語系國家所通用，反使得鷹巢成為國際觀光客慣用的名稱，遠比德國人自稱的克爾斯坦屋更聞名遐邇。

三、地下防空系統的建構及戰時的情報與宣傳戰

隨著戰事的變化，情勢已不利於德國。從1943年夏天到1945年初，領袖禁區一帶投入了六千名工人來興建一座長達2.7公里的地下防空系統，能使用的面積也達到4120平方公尺。建這座地下防空系統原本的目的可能只是為領袖希特勒及納粹高層建一座比較舒適且儲藏豐富的地下防空設施，以便在遭到盟軍空襲時可以在這裡躲過劫難，並有足夠的設備以對外聯繫。然而這個地下防空系統的建構卻造成了戰爭末期令人難以想像的神話流傳，多少也影響了戰爭與歷史的發展。

神話源自於納粹護衛軍（SS）所屬的情報系統（Geheimdienst der SS）於1944年9月在瑞士攔截了一份由美國情報人員從瑞士傳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其中詳細描述了德國正在阿爾卑斯山興建一座堅強的防禦工事做為德軍及第三帝國領導層最後撤退的據點。

事實上德方當時並沒有興建阿爾卑斯防禦工事（Alpenstellung）的計畫，只是當時的國防軍最高指揮部曾針對阿爾卑斯山南北兩翼是否有興建防禦工事的可能性做了一些徵詢，而德軍當時正準備對西線發動攻勢，即關鍵性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Bulge），或德軍所稱的亞爾登攻勢（Ardennenoffensive），因此對於奧地利提諾爾守軍建議興建阿爾卑斯要塞（Alpenfestung）並無興趣。

然而美方於1944年11月中又開始對阿爾卑斯要塞做了一連串的報導，似乎德方在阿爾卑斯山要強化防禦工事是一個事實，這些報導引起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注意，因此自1944年12月起，便決定將美國那一連串的媒體攻勢轉為自己可運用的題材，並立即召開臨時會議。自1945年1月起，戈培爾就開始主導所謂阿爾卑斯要塞的訊息，透過一些狂想式的宣傳口號，準備在盟軍中製造一種印象，即德國的確有一個強大且周全的阿爾卑斯要塞存在，同時要塞部署了菁英部隊（Elitentruppen），是一座位於地下，無懼於轟炸且儲備豐富的儲藏室，是在山崖中的工廠（Fabriken in Felsen）以及可透過報復性武器（V-Waffen or retaliatory weapons）加以防禦的一座不可能被突破的防禦工事等等；此外納粹護衛隊（SS）也在此宣傳大戲中扮演他們的角色，他們提供敵方情報人員一些工程技術上的資料以及杜撰的建築藍圖。另一方面納粹政權的宣傳機器也希望透過阿爾卑斯要塞、堡壘等概念來讓德國軍人及平民相信，最終仍可獲得勝利，進而激勵德國軍民能在最艱困的環境下繼續堅持團結下去。

當希特勒於1945年1月獲知西方盟軍對阿爾卑斯要塞的疑慮加深時便下令進行要塞興建，同時提供盟軍的情報人員及其他敵方的情蒐人員有關阿爾卑斯要塞的假情報。確實於2月間在瑞士邊界展開了由幾千名工人興建防禦工事的場景，當然這項防禦工事的興建，意義僅在於混淆敵方情報人員在瑞士的觀察，實際上毫無軍事意義。再加上阿爾卑斯山山區並沒有國防軍駐防，顯示出連軍方都不知道納粹高層所進行的所謂欺敵策略。

因此國防軍最高統率部（Wehrmachtführungsstab）的優德上將（Generaloberst Alfred Jodl）還因不知情而向護衛軍領袖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抱怨這項防禦工事。



戰後被轟炸的柏格山莊

自美方情報人員於1944年9月交給美國政府的情報開始，納粹黨隨之展開的這場欺敵戰延續了幾個月。連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將軍（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都因為擔心納粹護衛軍（SS）及其他所謂菁英部隊確實可能撤退至被懷疑的阿爾卑斯要塞，因而放棄了原本先攻佔首都柏林的計畫，並下令將部隊南移，以切斷德軍向上薩爾茲柏格撤退的路線。（同一時期蘇軍正向柏林進軍）

為了降低攻佔上薩爾茲柏格的障礙，英國空軍先行於1945年4月25日展開了以蘭開斯特轟炸機（Avro Lancaster）進行的多波針對性轟炸，在小小的面積上投下了1300枚炸彈，使得上薩爾茲柏格幾乎成為一片廢墟，唯一幸存的反而是希特勒一直擔心其安全性的克爾斯坦屋（鷹巢）。也可能是因為這波轟炸是針對在上薩爾茲柏格的「領袖禁區」，因此山下的貝希特斯佳登老城區能幸運地躲過那場可怕的轟炸。當然值得一提的是，當英國空軍展開轟炸時，包括希特勒在內的納粹高層沒一人留在上薩爾茲柏格。希特勒更於1944年7月就離開了柏格山莊前往柏林，並且大部份時間都是停留在位於東普魯士的狼穴（Wolfsschanze）——希特勒的另一個領袖總部，在那裡他也幸運地躲過了1944年7月20日由史濤芬柏格上校（Oberst Graf

von Stauffenberg）主導的暗殺行動與軍事政變。

四、二戰末期的摧毀及美軍佔領期間

當艾森豪將軍於1945年3月底改變了他原本進攻柏林的計畫，轉而向南準備攻佔阿爾卑斯山區時，他曾對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Bernard Montgomery）說：那個地方（指柏林）對我而言只是一個地理名詞，我對之從無興趣。我的目標是摧毀敵人的武力及其所有的反抗力量。之後在英國空軍幾輪轟炸之後，上薩爾茲柏格於1945年5月4日被美軍占領，也從此開啟了美軍五十年的占領時代。

英國的猛烈轟炸雖將領袖禁區除了克爾斯坦屋之外幾乎夷為平地，但是那座地下防空系統仍能屹立不搖。只是雖躲過了英軍的轟炸卻躲不過人為的搶奪，除了美國及法國大兵之外，連附近的德國居民都一批批地到地下防空系統去搶劫，從儲藏室中的食物、衣物、奢侈品到地毯、壁上掛的畫作到建築用的材料及能搬走的部分建築物無一幸免，甚至希特勒收藏的唱片也是在這種方式下到了在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室（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在那樣的搶奪之下幾乎能拿的都拿了，最後只剩下光禿禿的水泥牆。

為了阻止搶奪者及收集「紀念品」的愛好者不再能進入原來的「領袖禁區」，美國軍政府頒布了禁止令。至1949年，原來納粹黨在貝希特斯佳登及上薩爾茲柏格的房產，除了主教草園的小總理府之外，都轉交給了巴伐利亞邦政府。不過聯邦政府對那些產權的運用很長一段時間都受到限制，因為直到1995年美軍仍保留了上薩爾茲柏格原領袖禁區的一些財產的使用權，並與附近風景優美的阿爾卑斯山區及湖區（Garmisch-Partenkirchen及Chimsee）一併做為美軍的休閒遊憩中心（Armed Forces Recreation Center），興建了旅館、高爾夫球場、及滑雪場等。其餘非美軍使用的區域才開放給遊客觀光，並有巴士直通未被摧毀的克爾斯坦屋。

原本德方為了避免「領袖禁區」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成為民族的「朝聖地」而準備將即使已被轟炸得面目全非的建築物更徹底地剷除，譬如於1952年4月30日（希特勒的忌日）將柏格山莊全毀，並將整個領袖禁區重新造林，所幸在當時貝希特斯佳登縣長亞各伯（Karl Theodor Jacob）的建議下保留了原本也在清除之列的克爾斯坦屋，使這座未被英軍炸毀的納粹建築得以保留，並公開讓遊客遊覽。目前該屋已成為一個高級旅館及供遊客休息及使用餐點的餐館兼咖啡廳，而旅館外更是欣賞阿爾卑斯山美景的絕佳地點。

五、上薩爾茲柏格文物資料展示室的建立

德方在1996年全面收回過去的「領袖禁區」之前，也就是美軍全面撤出該占領區之

前，一直深感困擾，一方面官方有意將那塊地方所代表的納粹歷史消除，但是另一方面機靈的生意人卻努力地用各種方式去吸引遊客對上薩爾茲柏格的好奇。在一些紀念品店內可以買到各式各樣以納粹時期為主題的人像、小擺飾、以及以柏格山莊為背景的風景明信片、以柏格山莊主人生活作息為主題的錄影帶，甚至號稱是以希特勒的情人愛娃布朗（Eva Braun）所拍的電影為基礎、還有一些則宣稱是以上薩爾茲柏格領袖禁區以及納粹高層私生活為主的畫冊等等。由於那些書籍、畫冊、影帶等並無意於宣傳極右派思想，僅在於滿足大多數人的偷窺慾，而且作者也多半是匿名，因此政府很難阻止這樣的「紀念品」繼續向遊客渲染。又由於那些作品在引用照片或文字時完全不具批判性，甚至將一些納粹高層曾經用來宣傳以加強自己形象及被群眾喜愛為目的的照片及文字收入書中，使得那些書籍、畫冊得以繼續流傳，反而淹蓋了納粹時期歷史的真象與全貌。因此在兩德統一之後，美軍於1995年宣告將撤出「美軍休閒遊憩中心」，並將整個佔領地區交還給德方之後，巴伐利亞邦政府就於當年夏



上薩爾茲柏格文物資料展示室外觀

天決定，在上薩爾茲柏格成立一個永久性的文物資料展示館，以積極面對那些以商業利益為考量的，甚至極危險的「歷史垃圾」。

於是巴伐利亞邦政府委託慕尼黑現代史研究所（Münchner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來主導規畫成立展示室的事宜，目的是以歷史學的學術為基礎，將含有政治教育意義的文獻資料整理出來，以呈現那一段歷史時期的興起、發展與衰亡。自1996年開始規畫，至1999年正式在上薩爾茲柏格以博物館的形式開幕，觀眾在參觀完有關納粹黨的歷史文物與圖像之後還可以參觀部份昔日留下的地下防空系統。

據主持策畫的慕尼黑現代史研究所表示，博物館歷史文物展出的宗旨在於記錄上一個世紀在德國所產生的一個獨裁政權的基本經驗，那個經驗是：有一種政治烏托邦，自以為擁有歷史的真理，並承諾將這個世間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一起解決，結果卻不但沒有解放人類，反而是以最野蠻的暴行將人類帶往了毀滅。除了這項大原則之外，展出的內涵也致力於將納粹政權的運作機制呈現出來。

我曾利用到慕尼黑停留的機會特地去了一趟上薩爾茲柏格。第三帝國是我研究的領域之一，在實地看了那些文物展出後，覺得策展者

應該已經達到了給予參觀者對於納粹政權興與衰的歷史一個初步的概念，透過那些豐富的圖像資料、發人深省的文字論述、上薩爾茲柏格扮演的角色、再配上地下防空系統的參觀，都能讓參觀者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然而我在參觀地下防空系統時，除了驚嘆那個地下防空系統的龐大、分工的仔細之外，最具震撼力的就是那持續不斷放演的記錄片，尤其是在陰森森的現場看那些納粹政權的暴行，連我這個已經看過不少這類紀錄片的研究者都在看了大約一個小時後發生胸悶想吐的不適之感而匆匆離開。

目前已有一百五十萬人參觀過在上薩爾茲柏格的文物展示室，每年也持續有十幾萬人去參觀，而最令策展者感到欣慰的是，這個地方的開放參觀並沒有成為當初令人擔心的納粹懷念者及右翼極端份子的「朝聖地」，而去參觀的人卻能透過這種方式的教育而能對那個時代有更深刻的瞭解，網路上的評論也都很正面，譬如有一位德國年輕人寫了這樣一段話：文物的展示提供了資訊、令人省思、令人哀傷、最後是令人憤怒。當離開展場時更令人感到羞愧，並自問人怎麼能如此沉淪到對別人做出那些事？這或許就是開放納粹時期的文物與遺址給世人參觀的真正意義吧！



希特勒與愛娃布朗於柏格山莊前



上薩爾茲柏格文物資料展示室文物一景